

2

劉文典全集

啓功題籤



安徽大學出版社  
雲南大學出版社

# 劉文典全集

## 2



安徽大學出版社  
雲南大學出版社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劉文典全集/劉文典著-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 1999.8

ISBN 7-81052-188-8

I. 劉... II. 劉... III. 劉文典-全集 IV. Z42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1999)第 25042 號

## 劉文典全集

---

出版發行 安徽大學出版社	印刷 中國科技大學印刷廠
(合肥市肥西路 3 號 郵編 230039)	開本 850×1168 1/32
雲南大學出版社	印張 117
(昆明市翠湖北路 52 號 郵編 650091)	字數 2,400 千
責任編輯 彭君華 高興 馮峨	版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經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次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81052-188-8/Z·8

定價 260.00 圓(全四冊)

如有影響閱讀的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出版社發行部聯系調換

## 校點說明

莊子補正，十卷。全書收列莊子內、外、雜篇全部原文和郭象注、成玄英疏及陸德明經典釋文之莊子音義，校以歷代之莊子重要版本，並廣泛徵引著名學者王念孫、王引之、盧文弨、奚侗、俞樾、郭慶藩、章太炎、劉師培、馬叙倫等人的校勘成果，而將其補正之文分繫於各篇相關內容之下。

叔雅先生爲此書所做的準備工作是很充分的，早在淮南鴻烈集解完成之際，即着手校讀莊子，欲「依照讀書雜誌的樣兒一條條地」校證，以補莊子集釋、莊子集解之所闕（一）。其於莊子原文，冥思研索，「以求嚴證」，「復取先民注疏，諸家校錄」，比較異同，考訂得失，從而補苴提正。自一九二三年動意，時斷時續，至一九三八年完成（二），前後達十五年之久。叔雅先生一生治學於莊子最爲用力，亦最爲自矜，補正一書堪稱其心血之所繫。本書不僅乃莊子之精善定本，爲治莊學者之必讀；亦爲校勘訓詁學之要籍，足資治國學者之藉鏡。陳寅恪莊子補正序曰：「先生之作，可謂天下之至慎矣。其著書之例，雖能確證其有所脫，然無書本可依者，則不之補；雖能確證其有所誤，然不詳其

所以致誤之由者，亦不之正……先生此書之刊布，蓋將一匡當世之學風，而示人以準則，豈僅供治莊子者之所必讀而已哉？」誠是的論。對本書的成就和價值，除陳序所云外，已故張德光教授於莊子補正跋中已做闡發，茲不贅述。

是書殺青後，因抗戰軍興，稽至一九四七年方由商務印書館排印出版。其間，雲南大學曾石印以爲教材。一九五八年叔雅先生逝世後，在邵力子等先生摯友的關心下，莊子補正、說苑斟補二書得以列入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計劃。莊子補正於一九六二年發排，但遲遲未能付印，文革一起，遂告中斷，直到一九八〇年始有斷句排印本出版。商務排印本，嚴靈峰先生曾收入莊子集成初編，在臺灣影印出版；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於一九七五年亦影印出版。

本次校點，以商務本爲底本，校以雲大圖書館所藏鈔本和雲南人民出版社排印本（三）；莊子及郭注成疏陸音義，參校郭慶藩莊子集釋、王先謙莊子集解及北宋陳景元（碧虛子）南華真經章句音義諸本。校點中：一、凡屬底本排印錯誤，致生訛、奪、倒、衍者，皆予正定，並出校說明；疑誤而無堅實理據者，則出校存疑。二、非底本排印錯誤，而係莊文及注、疏、音義本身之訛、奪、倒、衍等，且爲前人（如王孝魚莊子集釋點校本）改定者，皆據改，不出校記；可改可不改者，則一任其舊。三、個別處出異文

校記，以存勝義。四、標點中，盡量融合原撰者之句斷。

該書自一九六二年排版，至一九八〇年見書，歷時十八年；今合於全集，校點出版，又十八年矣。世事滄桑，哲人長逝，唯此書不朽耳，筆者思之，不勝慨歎！

### 校點者

一九九八年春

(一) 劉文典致胡適函（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二) 在此之前，其莊子瑣記已收入一九二八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三餘札記。

(三) 鈔本約八萬字，僅於補正條出相關原文，後附補遺一一四條，係未定本。該本鈔寫甚工，封面由先生高足陶光題箋。

## 陳寅恪序

合肥劉叔雅先生以所著莊子補正示寅恪，曰：「姑強爲我讀之。」寅恪承命讀之竟，歎曰：「先生之作，可謂天下之至慎矣。其著書之例，雖能確證其有所脫，然無書本可依者，則不之補；雖能確證其有所誤，然不詳其所以致誤之由者，亦不之正。故先生於莊子一書，所持勝義，猶多蘊而未出，此書殊不足以盡之也。」或問曰：「先生此書，謹嚴若是，將無矯枉過正乎？」寅恪應之曰：「先生之爲是，非得已也。」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學，著書名世者甚衆。偶聞人言，其間頗有改訂舊文，多任己意，而與先生之所爲大異者。寅恪平生不能讀先秦之書，二者之是非，初亦未敢遽判。繼而思之，嘗亦能讀金聖歎之書矣，其注水滸傳，凡所刪易，輒曰：「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夫彼之所謂古本者，非神州歷世共傳之古本，而蘇州金人瑞胸中獨具之古本也。由是言之，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學，而與先生所爲大異者，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談商周遠古之樸學，其所著書，幾何其不爲金聖歎胸中獨具之古本也，而欲以之留贈後人，焉得不爲古人痛哭耶。然則先生此書之刊布，蓋將一匡當世之學風，而示人以準則，豈僅供治莊子者之所必讀而已哉！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修水陳寅恪。

## 自序

亡兒成章，幼不好弄，性行淑均，八歲而能繪事，十齡而知倚聲。肄業上庠，遂以幼學病療。余憂其疾之深也，乃以點勘群籍自達。莊子之書，齊彭殤，等生死，寂寞恬惓，休乎天均，固道民以坐忘，示人以懸解者也。以道觀之，邦國之爭，等螭角之相觸；世事之治亂，猶蚊虻之過前。一人之生死榮瘁，何有哉！故乃玩索其文，以求數誼，積力既久，粗通大指。復取先民注疏，諸家校錄，補苴謬正，成書十卷。嗚乎！此書殺青，而亡兒宰木已把矣。蓋邊事棘而其疾愈深，盛龍上都喪，遂痛心嘔血以死也。五稔以還，九服崩離，天地幾閉，余復遠竄荒要，免都舜壤，與復何期，以此思哀，哀可知矣。雖然，莊子者，吾先民教忠教孝之書也，高濮上之節，却國相之聘，孰肯污偽命者乎！至仁無親，兼忘天下，孰肯事齊事楚，以忝所生者乎！士能視生死如晝夜，以利祿爲塵垢者，必能以名節顯。是固將振叔世之民，救天下之敝，非徒以違世，陸沈名高者也。苟世之君子，善讀其書，修內聖外王之業，明六通四辟之道，使人紀民彝復存于天壤，是則余董理此書之微意也。是爲序。



劉文典全集第二冊目次

莊子補正

校點說明……………一

陳寅恪序……………一

自序……………二

內篇

卷一上

逍遙遊第一……………一

卷一下

齊物論第二……………三三

卷二上

養生主第三……………九一

卷二中

人間世第四……………一〇四

卷二下

德充符第五……………一四八

卷三上

大宗師第六……………一七八

卷三下

應帝王第七……………二三〇

外篇

卷四上

駢拇第八……………二四八

卷四中

馬蹄第九……………二六六

至樂第十八……………四九一

肱篋第十……………二七五

卷七上

卷四下

達生第十九……………五〇八

在宥第十一……………二九五

山木第二十……………五三七

卷五上

卷七下

天地第十二……………三二五

田子方第二十一……………五六五

卷五中

知北遊第二十二……………五八七

天道第十三……………三六七

雜篇

卷五下

卷八上

天運第十四……………三九五

庚桑楚第二十三……………六一八

卷六上

卷八中

刻意第十五……………四三〇

徐無鬼第二十四……………六五六

繕性第十六……………四四〇

卷八下

卷六下

則陽第二十五……………六九九

秋水第十七……………四五一

卷九上

外物第二十六	七三三	漁父第三十一	八二六
寓言第二十七	七五四	列禦寇第三十二	八三七
卷九下		卷十下	
讓王第二十八	七六九	天下第三十三	八六一
盜跖第二十九	七九五	補遺	九〇〇
卷十上		附 莊子補正跋(張德光)	九〇二
說劍第三十	八一九		

# 莊子補正卷一上

## 內篇 逍遙遊第一 [釋文]

內者，對外立名。說文：篇，書也。字從竹。從艸者草名

耳，非也。〔注〕夫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

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釋文〕逍音銷。亦作「消」。遙

如字。亦作「搖」。遊如字。亦作「游」。逍遙遊者，篇名。義取閒放不拘，怡適自得。○郭慶

藩曰：文選潘安仁秋興賦注引司馬彪云：言逍遙無為者能遊大道也。釋文闕。夫大小大音符。

之場直良反。事稱尺證反。各當丁浪反。其分符問反。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疏〕溟，猶海也，取其溟溟

無涯，故為之溟。東方朔十洲記云：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巨海之內，有此大魚，欲明物性自然，故標為章首。

玄中記云：東方有大魚焉，行者一日過魚頭，七日過魚尾；產三日，碧海為之變紅。故知大物生於大處，豈獨北溟

而已。〔釋文〕北冥本亦作「溟」，見經反，北海也。嵇康云：取其溟溟無涯也。梁簡文帝云：宵冥無極，故謂

之冥。東方朔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海，無風洪波百丈。○郭慶藩曰：慧琳一切經音義三十一大乘人楞伽經卷

二引司馬云：溟，謂南北極也，去日月遠，故以溟為名也。釋文闕。○典案：文選鮪鰭賦注、江文通雜體詩注、謝

靈運遊赤石進帆海詩注、陸士衡演連珠注、御覽九、八百八十七、九百二十七、九百四十引「冥」竝作「溟」，與釋文一本合。疏「溟猶海也」，是成本亦作「溟」。初學記一、文選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詩注、陸士衡演連珠注、御覽九、六十引「為鯤」作「曰鯤」。鯤徐音昆。李侯温反。大魚名也。崔讓云：「鯤」當為「鯨」。簡文同。其幾居豈反。下同。化而為鳥，其名為鵬。〔注〕鵬鯤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為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耳。〔疏〕夫四序風馳，三光電卷，是以負山岳而捨故，揚舟壑以趨新。故化魚為鳥，欲明變化之大理也。○典案：初學記一、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御覽九引「為鵬」作「曰鵬」。〔釋文〕鵬步登反。徐音朋。郭甫登反。崔音鳳，云：鵬，即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說文云：朋及鵬皆古文「鳳」字也。朋鳥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朋為朋黨字。字林云：鵬，朋黨也。古以為「鳳」字。○郭慶藩曰：廣川書跋寶蘇鍾銘、通雅四十五并引司馬云：鵬者，鳳也。釋文闕。夫莊音符。發句之端。皆同。性分符問反。下皆同。達觀古亂反。宜要一遙反。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疏〕魚論其大，以表頭尾難知，鳥言其背，亦示修短叵測。故下文云「未有知其修者」也。鼓怒翅翼，奮迅毛衣，既欲搏風，方將擊水。遂乃斷絕雲氣，背負青天，奮翥翔，凌摩霄漢，垂陰布影，若天涯之降行雲也。〔釋文〕垂天之雲司馬彪云：若雲垂天旁。崔云：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注〕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

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厝心於其間哉。〔疏〕運，轉也。是，指斥也。即此鵬鳥，

其形重大，若不海中運轉，無以致高昇，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且形既遷革，情亦隨變。昔日為魚，涵泳北海；今時作鳥，騰翥南溟；雖復昇沉性殊，逍遙一也。亦猶死生聚散，所遇斯適，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以化魚為鳥，自北徂南者，鳥是凌虛之物，南即啟明之方；魚乃滯溺之蟲，北蓋幽冥之地。欲表向明背暗，捨滯求進，故舉南北鳥魚，以示為道之運耳。而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作，故曰天池也。○典案：文選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詩注引「徙」作「圖」，與下「而後乃今將圖南」合。又引李弘範曰：廣大窅冥，故以溟為名。〔釋文〕海運同馬云：運，轉也。向秀云：非海不行，故曰海運。簡文云：運，徙也。豈好呼報反。下皆同。大處昌慮反。下同。何厝七故反。本又作「措」。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注〕夫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疏〕姓齊，名諧，人姓名也。亦言書名也。齊國有此〔俳〕〔俳〕諧之書也。誌，記也。擊，打也。搏，鬪也。扶搖，旋風也。齊諧所著之書，多記怪異之事，莊子引以為證，明己所說不虛。大鵬既將適南溟，不可決然而起，所以舉擊兩翅，動蕩三千，踉蹌而行，方能離水。然後繳戾宛轉，鼓怒徘徊，風氣相扶，搖動而上。塗經九萬，時隔半年，從容志滿，方言憩止。適足而已，豈措情乎哉！〔釋文〕齊諧戶皆反。司馬及崔並云：人姓名。簡文云：書。○俞樾曰：按下文「諧之言曰」，則當作人名為允。若是書名，不得但稱諧。志怪志，記也。怪，異也。水擊崔云：將飛舉翼，擊水

踉蹌也。踉，音亮。蹌，音七亮反。搏徒端反。司馬云：搏飛而上也。一音搏。崔云：拊翼徘徊而上也。○郭慶藩曰：慧琳一切經音義七十二引司馬云：擊，猶動也。釋文闕。○典案：藝文類聚九十七、白帖二、御覽九引「搏」作「搏」，與釋文一本合。扶搖徐音遙，風名也。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騰。郭璞云：暴風從下上也。而上時掌反。註同。自勝音升。下同。決然喜缺反。下同。數仞色主反。下同。非樂音嶽，又五孝反。去以六月息者也。」〔注〕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搶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也。○典案：「息」上當有「一」字。注「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搶榆枋而止」，似其所見本有「一」字。御覽九百四十四引正作「去以六月一息者也」。〔釋文〕搶七羊反。枋音方。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注〕此皆鵬之所馮以飛者耳。野馬者，游氣也。〔疏〕爾雅云：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此言青春之時，陽氣發動，遙望數澤之中，猶如奔馬，故謂之野馬也。揚土曰塵，塵之細者曰埃。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以舉於騰者也。夫四生雜沓，萬物參差，形性不同，資待宜異。故鵬鼓垂天之翼，託風氣以逍遙；網張決起之翅，搶榆枋而自得。斯皆率性而動。稟之造化；非有情於逍遙，豈措意於矜矜！體斯趣者，於何而語夸企乎！〔釋文〕野馬司馬云：春月澤中游氣也。崔云：天地間氣如野馬馳也。塵埃音哀。崔云：天地間氣蒼鬱，似塵埃揚也。相吹如字。崔本作「吹」。所馮皮冰反。本亦作「憑」。○典案：道藏注疏本作「憑」。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典案：御覽二引作「以其遠而無所至極也」。白帖一引「極邪」亦作

「極也」。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注〕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為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若人之自此視天，則止而圖南矣（二）。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逝。〔疏〕仰視圓穹，甚為迢遞，碧空高遠，算數無窮，蒼蒼茫茫，豈天正色。然鵬處中天，人居下地，而鵬之俯視，不異人之仰觀。人既不辨天之正色，鵬亦詎知地之遠近。自勝取足，適至南溟，鵬之圖度，止在於是矣。○典案：碧虛子南華真經章句音義校引文如海本「則」作「而」。〔釋文〕色邪餘嗟反。助句不定之辭。後放此。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注〕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疏〕且者假借，是聊略之辭。夫者之發，在語之端緒。積，聚也。厚，深也。杯，小器也。坳，污陷也，謂堂庭坳陷之地也。芥，草也。膠，黏也。此起譬也。夫翻覆一杯之水於坳污堂地之間，將草葉為舟，則浮汎靡滯；若選用杯為舟，理必不可。何者？水淺舟大，則黏地不行故也。是以大舟必須深水，小芥不待洪流，苟其大小得宜，則物皆逍遙。〔釋文〕且夫音符。覆芳服反。杯崔本作「盃」。坳堂於交反。又烏了反。李又伊九反。崔云：堂道謂之坳。司馬云：塗地令平。支遁云：謂有坳埳形也。芥吉適



反。徐古邁反。一音古黠反。李云：小草也。則膠徐、李古孝反。一音如字。崔云：膠著地也。李云：黏也。稱事尺證反。後同。其濟子細反。本又作「齊」，如字。之生本亦作「主」字。至當丁浪反。後皆同。風之

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疏〕此合喻也。夫水不

深厚，則大舟不可載浮；風不崇高，大翼無由凌漢。是以小鳥半朝，決起搶榆之上；大鵬九萬，飄風鼓扇其下也。

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注〕夫所以乃今

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闕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道遙也。〔疏〕培，重

也。天，折也。闕，塞也。初賴扶搖，故能昇翥；重積風吹，然後飛行。既而上負青天，下乘風脊，一凌霄漢，六

月方止。網羅不逮，畢弋無侵，折塞之禍，於何而至！良由資待合宜，自致得所，逍遙南海，不亦宜乎！〔釋文〕

而後乃今培音裴，重也。徐扶杯反，又父宰反，三音扶北反。本或作「陪」。○王念孫曰：培之言馮也。馮，乘

也。（見周官馮相氏注。）典案：王說是也。培馮一聲之轉，訓培為乘，亦正合大鵬御風而飛之狀。風絕句。背負

青天一讀以「背」字屬上句。天於表反。司馬云：折也。闕徐於葛反，一音調。司馬云：止也。李云：塞也。

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檜榆枋而止，○典案：「而止」二字舊攷。今據

碧虛子校引文如海本、江南古藏本補。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御覽九百四十四引亦並作「檜榆枋而止」，與文本、江

南古藏本合。上文「去以六月息者也」，郭注「小鳥一飛半朝，檜榆枋而止」。是郭所見本亦有「而止」二字。時

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注〕苟足於其性，則雖